

《朝鮮短篇小說選》

新時代社

1941.7

目次

赫色的山	金東仁作 古辛譯	一
李致三	張赫甫作 遲夫譯	一三
豬	李孝石作 古辛譯	一八
烏鴉	李俊泰作 羅懋譯	二八
山狗	張赫甫作 夷赫夫譯	四八
月女	金史良作 鄒毅譯	六二
福男	愈鎮午作 羊朔譯	七〇
嘉寶	李光洙作 王覺譯	七八
後記	編者	一一七

福 男 伊

愈 鎮 午

七〇

人夫們把櫃子，茶箱子等沉重的家具搬置到各自的場所完了就出去了。海用，坐在剛才扔出去的蒲團包上，煙捲點着了火。家中像把玩具箱翻個的樣子的混雜，等到完全收拾妥當也是很費事的，不過，海用倒覺得很安靜。這次搬家不僅只是搬家，在他看來是一種生活的革命。由母親以至寄食的親戚和男女的下人們，他不顧他們激烈的反對，斷行着搬家。

「這樣一來，好歹稍微能過着僅僅有家族的快樂的日子——」

腦袋昏沉沉的想着那樣的事，腦袋纏着羊肚手巾，手裏拿着擗子的妻，拿擗子頭打亨植的屁股。

「真是沒法子的孩子啊！你還和那個小子玩嗎？還想玩嗎？還是不玩？你好好的說呀！」

很鈺烈的責備着小孩子。小孩子雖是要哭出來的臉色，但脖子總也不往旁

邊轉。

「福男伊！」海用立刻就想到這個名子。
「來了嗎？那個小子！」

「是啊！」

於是，妻很討厭的樣子，眼光投落到門的那方面。雖然很熱心的收拾着廚房，猛然一注意，亨植就不見影了，所以到門口一看，他已經好好地福男伊玩着哩。

「真是沒辦法的小子啊！」

目。

海用不禁苦笑着。說實在這次的搬家，打算離開福男伊母子是主要的的

福男伊母子，原來是累代鄭家的「奴婢」，不過在主從的關係沒消滅的今天，他們是無為徒食的存在，海用很覺得是抗不了的重擔。無知，不潔，懶惰，一說起甚麼，他們就說：「以前，老令監的時候……」發洩着不平；海用爲這母子的存在不知道怎樣的虐待着神經。在兒子的方面不說甚麼不平的話，但

爲着這是另外的事情，是海用腦袋疼的病根子。福男伊，說起來雖然是有十七歲，脊骨溜尖的延長着，快有七五尺五六寸高個子的大男的他，不知爲甚麼，很利害的受一群孩子們的推戴。連吃奶的孩子珠姬，對於滿身泥垢像衫桿般高個子的他，看見就嘻嘻的笑不鬧罵人，所以是奇怪的。無論如何，福男伊是很骯髒的，海用夫妻嚴禁他和孩子們玩，但不管怎樣噪鬧，第一，在孩子的那方面很得意着福男伊，那就沒法子。

拿滿藏黑泥垢的手掌，把亨植抱到胸際上，面頰上是可愛的了不得的臉色，海用夫妻一看見就大聲的怒罵着，於是福男伊也不打算立刻停止模仿他們的恣態。不久，他大概是無精打彩的溜走，但是當大人們如果注一下子意，已經在大門外探頭探腦的窺視着，對着孩子們說：

「來啊！來啊！」

於是，在開頭的時候起初和孩子們躲到門後玩着，後來不到十分鐘偷偷地跑到院子裏，老老實實地開始着玩了。

福男伊曾經在小學校念過三四年書，他很能够教給孩子們唱歌：

「月亮先生！

亮啊！亮啊！

月亮先生！」

於是又給孩子們一面唱着一面跳舞。渾身破衣襤褸像巨漢的樣子，一個勁的彎曲着長手長腳和腰身。彷彿像幼稚園的小孩子們跳舞一樣，沒有滑稽也沒有神經變態的這種風景，他本人那樣認真的態度，除了使別人目瞪口呆外沒有別的。

海用想着用甚麼辦法，使福男伊離開他的孩子們，於是託熟人的雜貨店採用他做店員，然而因爲福男伊既低能又有偷摸的毛病，不上十天就被辭退了。無論使他上甚麼地方作事也不行，於是，海用夫妻晝夜爲着他煩惱。

「但是，也可以另搬到別的地方去，也許沒有以前那樣事罷！今天是搬家的日子，那個小子腳跟腳的要來了罷。」

「我真不明白，那個小子是怎麼一回事！」

「無論怎樣辦，那個小子總是在搬家前的三十分鐘，很恰巧的趕到這裏

來！」

「然而，現在也許是又恰巧罷，實在那個小子混賬透啦！」

那樣說話的妻這次對孩子們說：

「明白了罷，那樣不乾不淨的東西，絕對不能和他玩的，和那小子玩，一定能招病的，有病的時候就喝很苦很苦的藥水子，你們明白了嗎？」

她用很柔和的聲音哄着孩子們，孩子們連「是」也不答應着。和福男伊一塊玩不可以的事，在孩子的方面是不承認的。

「好，行啦，那邊怎樣了？」

於是，妻和孩子出去以後，海用還收拾着散落的什物東西，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，由院子裏那面聽着妻的大聲的吵罵聲。

「滾出去，滾出去！」

海用吓一跳，跑出去一看，果然福男伊又來了，被妻叱罵着，他站在當院中很恐懼的神氣，亭植也像很害怕的臉色和他並立着。大概方才擺着玩具的家罷，在地面上零散木頭塊。海用趁着也勾上火來。

「滾出去！混蛋，像個小偷似的跑到院裏來！」

他痛罵着。不過，福男伊沒有立刻想出去，暫時嘴裏唧唧唧的，一面偷看着海用夫妻的臉色，心裏想着這回可糟糕了。

「那麼，再見吧，少爺！」

他用很悲哀的聲音，僅僅和孩子告別，無精打彩的走出去了。

「以後可好啦，下回不能來了罷？」

於是，海用夫妻都笑了。然而那不過是空頭的希望。第二天，海用就把孩子誘引到電車路去玩了。因為那很沒把握很危險，海用夫妻對孩子出門去會嚴重的告訴過，不過那無効了。如果孩子出不去，福男伊就在電車路的路頭佇立着，三個鐘頭四個鐘頭的等着。

「真搔頭啊！」

海用夫妻互相看着嘆息，然而還是沒法子辦。

不過，終於最後征服福男伊的時候來了。有一天，因為亭植在那也看不見影子，所以家裏起了很大的騷動，打發人出去找也沒找着。想着這也許是福男

伊這小子幹的事情幹的修當，漸漸的心裏不安起來，天長的春日傾斜的時候，果然是福男伊微笑着，一面帶着孩子回來了。孩子也不知道從那裏弄來的牛奶糖和廉價的圖畫本，大概玩的很之罷，一倒就呼呼的睡了。

「混蛋！」不管怎的打腦袋落下去的怒罵聲。

「噫，噫，噫，少爺要上和信公寓去，我就帶着上和信去，那能不知道呢！」

福男伊却是報功勞的樣子。

「甚麼？」

「噫，噫，一到和信去，少爺又坐電梯，又坐電椅子，他特別的樂啊！」

「混蛋！」

海用猛然把手裏拿的文明棍衝着福男伊的迎面骨扔去。白檀木的文明棍一下子就折了，頭飛出多老遠。

「啊！」福男伊一隻腳跌倒了。

「誰託你這個小子這事？」

海用揮舞着斷折的文明棍，還打着兩三下子福男伊的腳。漸漸福男伊屈膝跪倒地面上，抗不住疼痛，嗚嗚地大聲哭了。但他還是不想離開孩子的樣子。轟一下子海用的腦袋和眼睛有點發火了。

「混賬東西！」還怒吼似的罵一聲。

以後，福男伊就沒有第二次到海用家裏來。但是他仍沒有離開京城。到現在有時候海用很湊巧的遇見他，每次他都是改換的姿態。某一時，他呆呆地扭着商店的窗飾，或者背着筐檢破爛……冬夜裏，又看見他在鐘路的裏街在炒栗子。但是，無論甚麼時候，他好像忘掉拿棍子擲打他的事，就是到如今一看見海用的臉，像飛躍般歡喜着。

「少爺……」他總是打聽着。

這時候，他好像幹着送信的差事，騎着舊自行車，悠悠地在過响的總督府前的大街上跑着。逍遙地眺望着被春天的陽光閃爍着的銀杏的街樹的黃色的嫩芽。

(羊湖譯自週刊朝日)

嘉

實

李

光

洙

時在新羅的末葉，當金庾信（新羅的名將）鼎鼎有名的時候，秋天的陽光，明亮的照着庭院裡，立着稻叢，大豆叢，蕎麥叢等的在輪廓，在庭院的一角，重重的堆積着足够冬天使用的柴薪，在那堆薪的下面，十七，八歲肌膚很漂亮的姑娘，卸下負着的柴薪，一面眺望着南邊的街路哭泣着，那時候青年農夫，負着大的斧子，向庭院裏走進來，看見姑娘在哭泣，就站住了問：

『爲什麼哭泣呢？』

止住了哭泣聽着，姑娘是那麼驚訝的樣子，把帶着淚的眼睛，從街路轉向青年農夫看着，安靜靜地說：

『因爲爸爸被官家召呼入營了！』

拿衣裳襟擦眼淚，隱隱起哭泣的樣子，像煞無介事似的回過去了臉，露着

長結下垂烏黑髮辮。

『召呼入營了嗎？』

『是的，明天早晨，便在邑衙門集合，剛纔官差來催促來着。』
青年農夫像想着什麼似的。

『因爲有說高句麗的奴才們，將來攻打北漢山，所以才召呼入營呢！』
說着放下斧子，走向比鄰的屋裡，不一會兒又回來了。

『掌大局的人又召呼了。畜生！弄得一天也沒有太平的日子，年青的都戰死啦，又輪到老邁的人了。多嚙才不打仗呢？多嚙才能太平呢？』
說着望着哭泣着的姑娘的肩膀，姑娘轉過了臉問：

『嘉實君！你還沒有被召呼嗎？』

嘉實是青年農夫的名子。

『來年春天，我也被召呼，因之還不足一年就入營啦！』
說着把兩手放在袖裡，思索了一會兒。

『老伯出去到什麼地方去啦！』

「到衙門去了！看看所奉行的事情，因為年歲老了，身體也有病，並且身後連一個幼小的男孩也沒有，懇請不去打杖，所以剛才就出去啦！但不知回來的時候怎麼樣？……」

說着仍眺望着街路。

「懇請有什麼用處，因為是官家的事，那裡會聽那些事情呢！」

說着起始拿了斧子，關着圓長的木柴，姑娘睜大了含淚的眸子。

「哎！怎麼？要劈木柴棒子嗎？」

說着走近嘉實的旁邊。

「家裡的木柴，劈成塊放在各處，老伯年紀那麼老邁了，我想幫一點

忙！」

把很健壯而膚色很好的兩臂舉起在頭上，「嘿喲！嘿喲！」的吭着，輪着斧子，木棒劈成兩瓣向左右散飛。姑娘仍就站着，注視嘉實直起腰彎下腰去的樣子，有力氣的兩腕上下的樣子，轉眼的工夫，就看見了堆起白的木柴，忽然像想起了什麼，開開荻門，走進內院去，不一會兒，姑娘就手拿着盛得滿滿乳

白的濁酒的碗出來了。嘉實把一塊木棒子，剛很痛快的劈開。

「要喝點濁酒嗎？」

兩手擎着碗向嘉實敬酒。

嘉實把斧子砍在木棒子上，用手擦着額上的汗。

「這個嗎？」

說着就聚足了力量，而且用很溫和的眼光，低頭看着濁酒。

「在大豆收穫日作的濁酒，在罐底下少騰了些，是爸爸喝完了騰下的。」說着用衣裳裙擦着濕了的手，姑娘很滿足的微笑著。

嘉實以碗當唇，一口氣兒就喝完了，拿拳頭擦了擦嘴唇，把碗遞給姑娘，姑娘接過了碗，對嘉實凝視着，像跑似的開了荻門，進廚房裡去，嘉實看着姑娘跑的樣子，直看見姑娘進了廚房的門，再拿起斧子，又開始劈一塊木柴。不久，姑娘用衣裳包着什麼慢慢跑出來，站在嘉實身旁，等待嘉實轉向自己這方面。

「請喫栗子，這是我拾來蓄藏的東西。」

說着拿了一把，遞給嘉實。

『好大的栗子呀！』

嘉實說着把斧子立在兩膝之間，用牙剝着栗子的皮，姑娘也動着小嘴剝皮喫着。

『啊！爸爸回來了啊！』

姑娘把衣裳包着的栗子，落在地面上，向街路跑去，嘉實也看着街路在老柳樹下，白了鬍鬚的老人，無力的走來。老人到這裡來看嘉實。

『您勞苦啦！』臉上浮着感激顏色說着。

『因為我家裡的木柴劈完了！』

嘉實說着面頰赭紅，現出很欣快的樣子。老人劈了一塊木頭後，彎下了腰，在『呼呼』的吐着溜息，姑娘不知在什麼時候走進廚房，拿出一碗濁酒來。

『爸爸！請喝點濁酒吧！』

說着遞給老人。

『唔！濁酒還有賸的嗎？』說着從姑娘手裏接過濁酒。

『嘉實君，也請喝點酒！』

『已經敬上一杯了，是爸爸喝賸下的。』

說着姑娘看着嘉實，嘉實說：

『我已經喝够了，請喝吧！還靡到暑天呢！』

說着看着老人的臉色，老人憩了又憩，喝了一碗，在下唇的髭端，仍有酒痕，拾起落在庭裏的栗子喫着。姑娘想問在郡的結果，但在別人之前，不能問道，恐怕嘉實聽了。嘉實看出了姑娘的表情，蹲在老人的旁邊，問道：

『懇求准了嗎？』

『糟嘍！明天必須出發了！』

繼續沈默着。

姑娘止不住湧上了珠淚，用衣裳角覆蓋了臉，嘉實也面色悲愁的看着地面，老人也面色愴惘的看着哭泣的姑娘，對嘉實說：

『若不然，我想要找你呢！』

說着像有心似的看着嘉實。

「你也知道，我若一走，就剩下年幼的姑娘一個人，什麼也沒有比姑娘再可憐的了！她的母親，在年歲不老的時候就死啦……她的哥哥們，也都在戰場喪了命……俺這回出去沒有回來希望啦！不是戰死，就得病死，不病死就得老死嘍，俺也是二十歲時候入營，三十的時候回來，爸爸和媽媽全都斃了……那樣的事，說也白扯了，無論怎樣的，反正這回是最後了，這個是我唯一的姑娘，留下她我走，我的心怎樣的難過呀……」

說着老人強壓着悲哀，姑娘忍不住就倒在薪堆上哭泣起來。嘉實也哭泣，老人擰了一擰鼻涕，又打起精神來。

「然而這全都是命運哪！依我看你的爲人，是很可靠，所以若把姑娘做你的妻子，我是很願意的，那麼着，你便在這個房裡住着，有這些水田，旱田，山，你們兩個人，好好的工作，喫飯是不用愁的了！可不可以那樣辦呢？……」

說着就站起來，提着倒在薪叢哭泣的姑娘的手叫她起來說：

「哎！哎！不要哭了！早一點進去預備晚飯，殺一隻雞、菜也比平常多一點，酒也燙點，嘉實君也一塊兒喫晚飯，做最後一宿談話吧！」

姑娘起來，兩手擦了淚，走進屋裏去，老人看着姑娘的後影，坐在嘉實旁邊。

「嘉實君，你答應我的請求吧？」

說着用手輕輕地拍着嘉實流着汗的肩，嘉實抬起頭看着老人，像要說話的樣子，睜大了眼睛，不久；很簡單的，而且以不響亮的聲音答道：

「謝謝您！」

老人站起來，拿起放在嘉實旁邊斧子，開始劈着木柴棒子。嘉實說：

「讓我來吧！」

「好啦！這個也完啦！」

說着「噤——噤」出着氣息，起始劈着，年紀雖然老了，可是以前做慣了的活，不像嘉實那麼有勁的做，然而也做得很好，一塊木頭棒砍完了，老人把斧子遞給嘉實。

『噯呀！噯呀！好容易過過來！』拭着汗，說着話。

『在山坡的那面，有俺的水田，那個也是用手種的喲，在這個秋天，數上了新土，在那附近也想着種一塊水田來着，可是也不能種了，求你做吧！並且那個小牛棚子，移到那邊好了！』

說着像似很安心似的微笑着，偶然又想起了什麼，面上現出愁容：

『看不見你們二人的婚禮的舉行，真是憾事！收穫完了選擇吉日，要邀請村子的人們，舉行式典！』

說着，那臉上像似浮着依戀的表情。嘉實在默默地聽着。

二

第二天的早晨，鷄剛打鳴，姑娘就起來在白裡搗米，汲水，殺鷄，預備早飯，昨天夜裡，爲爸爸縫着冬天穿的衣服，到夜深了還動着針的姑娘，在爸爸旁邊打一個盹，所以鷄剛一叫，就起來了。爸爸幾回撫摸着睡在旁邊的姑娘，差不多一睡也靡能睡。

老邁的爸爸對着年小的姑娘，把飯混合着鷄湯喫着的時候，已經到了窗戶亮的時分，在太陽昇起來，乘着馬的官差，佩着劍就來了。

『軍士們：要急早去集合呀！』
催促着。

姑娘連一點飯也不能嚥下去，就給爸爸包衣服，縫破了的襪子，爸爸在姑娘打行李的時候，就給牛喫東西，在家裡每早做的事，鋤頭啦，牛啦，小鷄窩啦，穀物庫全都看了，又刈了姑娘每天汲水去的井口邊的雜草。

日頭起昇了、在房根底下，降着像銀粉一樣的霜，聽着村裡小孩子們的哭泣聲。

鷄浴着太陽光，喔喔的啼着，聽着汪汪的大吠聲，終於出發的時刻到了，爸爸背負着包，走出庭院，模着哭泣着姑娘的頭和面頰，後來就說道：

『不要掛心啦！嘉實君是頂好的人，那個男人到那裡去，你可以嫁給他，多生幾個孩子，安樂過活，遵守丈夫的吩咐，總要好好的工作，能那麼着，就是爸爸可愛的女兒了！』

出了門，姑娘就伏在爸爸的袖上哭泣；

那個時候，從前面的丘陵，背上浴着金色的光芒，一個高個男人，走下來，就是嘉實，嘉實在草鞋上縛着腳絆，把下衣很輕快的向上面結着，背負小的行李，到門前來，對老人施禮。

「讓我代替你老去吧！過了一年就回來。」

說着臉上就泛起紅潮。

「你怎麼可以呢！」

老人驚訝的問。

「您這麼大的年紀身子被召，打仗怎麼能行呢？從昨天我已經決定替您老去了。」

說完這話，施了禮，就要走去，姑娘握住嘉實的手說：

「你要以身代替我爸爸嗎？」

她的聲音顫動着。

「是的！」

說着嘉實抬起頭看着姑娘的臉，姑娘就把帶着淚的臉，俯就嘉實的懷裡。

「那麼就請去吧！你的恩德，是此身不能忘掉的，那麼請走吧！」

說着又抬頭看了嘉實的臉。

老人知道嘉實沒有決心是做不出來的，把自己背負的包，遞給嘉實說：

「您的恩德是一生難忘的，那麼就去吧！願健壯的歸來，我就是您的養

父………好好的，健壯的………」

以後是嘉實到戰場去的事了。

和入郡的兵士，選了數百名的人們一塊兒，伴隨着數百名騎兵到京裡去，（那時新羅的國都在現在慶州）途中和各方來郡的兵士，選拔的人合在一起，越過鷓嶺的時候，已經有千名以上了，在山麓上，集聚着穿着白色衣服的老婦人，小孩子們，看着爸爸或兒子走去了，誰也不提起話頭來說，用手指着，做出聲躁着地皮。

嘉實進了京的東門時候，太陽就掛在西山的頂上了，從所謂有八百八十國都的寺院裡，遙相應合的鐘聲響了。看被選為兵士的人們，往來走着的，國都

的人，站在道傍像牆堵一般排着。在互相看着的時分，好容易到了芬皇寺前的兵營。

嘉實受士官的指導令進到屋裡去了，在廣大的屋子裡，百餘名的兵士們，像萌芽一樣坐着，或和知道是同鄉來的，或和全都不知道的人們在一塊談話，嘉實在屋裏的一角，呆呆的坐着，打起仗雖是可怕，然而想起來年的這個時候，凱旋，渴慕已久的女人做了太太，快樂的過活着，又興奮起來了。

一時聽見不知是什麼地方音樂的聲音，人們站起來，從窗口露出頭去看着。

看見西南方，有明亮的火光，倚窗眺望的一個人說：

『那個是宮殿哪！皇上住的地方啊！』

『宮殿！宮殿！宮殿！』

說着還沒有看見的人們，集在窗口問：

『在那兒？宮殿在那兒？』

現出很神氣的臉，把腰背挺着，很自慢的說明着：

『在那裡灯火點着很多的地方，那個宮殿哪！就是臨海宮』

嘉實也在人群裏站着，眺望，不知數的灯火，像螢的光一般懸在空中，在那裏面，又看見像有焚着大火的样子。

『灯火很多哪！』不知是誰說着。

『那變樣的灯火，做夜活很好哇！』又一個人說：

『那樣的地方，蹣跚一定很好啊！』又有人說：

其中一個在京裏住得很久的人，嘲笑他們說的話太老趕，說：

『喲！喲！別說那樣胡塗話吧，現在國王親自召集滿朝的百官，開催宴會呢！明天龍春將軍和廣信將軍，帶着我們去打狼臂城，爲要我們必勝，才開的宴會哪！』

太鼓的聲音，鑼樂的聲音，不時可聞，明亮的九月十五日夜的月亮，像圓的冰塊一樣，懸在南山上，半月城和皇龍寺，在月光之中，像大的影子聳立着。

人們一個兩個的離開窗子，在這兒和那兒，開始枕着木枕躺下了，有的因

爲一天步行得疲倦啦，又有打着鼾聲的。

別了家和妻子，別了旱田，水田和牛，不願在戰場上選死的道，像孩子們的兵士們，搖動着手和腿發出鼾聲，正做了離別了的夢的時候，細或粗，斷或續，臨海宮音樂的聲音，乘着月光，透進了窓間，嘉實起始一時也睡不着，因爲昨天砍了一天木柴，並且今天又走了一天路，已够疲勞，不一會兒工夫，也漸漸的睡去了。

月亮慢慢傾向西山的時候，從各方的寺院，一起齊了鐘聲，就中有在兵營前打的，芬皇寺的鐘聲，驚破了睡得很甜的兵士們的夢。

喇叭的聲音，法螺貝的聲音，從兵營裡吹奏着，擦着剛睜開的眼睛的兵士們，像撞着蜂窩似的，從各個屋裏出來，集合在庭中，在庭中堆積着的弓，矢筒，像山一樣高，好樣子顏色的旗，在焚火的光中閃着。

朝日還沒有升起呢，千餘名兵士，如第一大隊，出了南大門向西去，也有乘着馬的兵士，也有裝着東西的車，兵士們各個背負着弓和矢筒，還有兵士，背負着長槍，嘉實也背負大的弓和矢筒，穿着各種染色的軍服，在昨天還是手

裏拿着鋤頭，鎌刀，和砍薪的斧子，過着和平生活的農夫們，今天就變成了背着弓，帶着劍，爲殺人類而去的兵士。

「一塊兒到那裏去呀？」

緊跟在嘉實後面走的一個兵士，自言自語的說着。

「誰也不知道哇！跟着走吧！」

一個人回答說。

「百濟的奴才們，又進攻來嗎？」

「這回是高句麗的奴才們！」

「混蛋的奴才們，安靜的百姓，該多麼好，爲什麼要負新羅的人們呢？」

「知道不是這面吧！奴才們反倒加罪於新羅人哪！」

也有這麼說的，又有時候。

「我們去幹麼呀？」

「幹嗎？打仗去唄！」

「爲什麼要打仗呢？」

一時沒有人回答。

「想着去而去的人，一個也沒有，叫走就走唄！」

有人憤怒的樣子說。

聽着這句話很有趣，不知是誰。

「到底叫我們打仗的是誰？我們爸爸說話，還有不聽從的時候呢！」

說着作出大笑的聲音。

沈默繼續着。

嘉實說：

「我是代替年老的養父去的！」

因為想到這兒自然就快樂了。

就這樣，夜間野宿，晝間步行，渡河，過着看不見邊的野原，越嶮嶺，離京後十幾天，渡過像海似的廣闊的漢江，嘉實入的一隊，到了漢陽（現在的京城）其間逃走的人，爲逃脫而被捕殺了的人，因病死了的人，渡河時溺死的人，因爲各種事故而減少了很多的數目，在從京裏一塊出發的千餘名兵士之中

，渡過漢江的，剩了六百餘名了。

嘉實在渡漢江的時候，從三角山，北風呼呼的吹來，像粟粒似的風雪狂舞着，從以前駐屯在漢陽的兵士們，不差什麼，看去襤褸的衣服，顏色蒼白，他們從家裡出來時候拿來的衣服都穿完了，穿着黑垢的軍服，哆哆嗦嗦的，新來和嘉實在一塊的兵士們，看見這種光景，身上也哆嗦了。

「爲什麼那個樣子？不是祇剩了骸骨了嗎？」

「我們也要成那樣子嗎？」

「不死也就成那樣子呀！」

交談着這類的話，往用席子覆蓋的兵舍走着。

這一天，漢陽的兵士們，因爲新的軍隊，是走了二十幾天的遠路來的，殺牛數頭，拿出很多的酒，開催大宴會。

時時的高句麗的騎兵，出沒於穆安窟嶺附近，但是因爲京裏的救援軍，輕易也不到，在這兒駐屯的兵士們，一天也不氣壯，成了雖然在夜裏也不得睡眠的狀態了，這回新的兵隊來了，就士氣百倍，經過了長時間饑餓的肚子，食

着牛肉，飲着酒的時候，雖然在寒冷的時候，也忘了懷念故鄉，而樂得舞蹈起來。

嘉實也醉了，和他一塊肩住年老的兵士，看他可愛，酒也叫他多喝！，肉也叫他多吃，二十幾年間，過着軍隊生活以來，因為在京裡住得很久，所以對軍隊的事情，都很熟習，笛也吹得很好，歌啦，舞蹈也會，又因為有幾回戰場的經驗，雖然戰爭，也不想是很大的事。

酒喝得正濃時，這個年紀大的兵士，把腿當着太鼓一樣的扣打着，唱出一節即興的歌，那個歌是這樣：

「啲啲啲呀——」

看不慣的地方。

想誰來的呀？」

這個老人引起歌的頭，其中五，六個老兵，也叩打着腿。

「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既不是想你來的呀！

也不是遊山逛景來的呀！

拿着銳利的龍泉劍。

來殺高句麗人來的呀！

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答唱着歌。

年老的兵士，越法高興起來，搖擺着肩膀。

「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問道新來的兵士呀。

故鄉的山川怎麼樣啦？

二老爺娘怎麼樣啦？

可愛的妻子還好嗎？

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唱着，其他老兵士，也隨着搖着肩膀扭唱着：

「既不想你的呀！」

以前的歌，又返回從頭唱。
從別個屋裡，血色很年輕的兵士們，聽了這個歌聲出來了，屋子裡被兵士佔滿了，還有，裝不了的，也有站在降着雪的外邊的。

唱歌的兵士們，高興達到絕頂，也有站起舞蹈的，也有用手拍着紅的腳掌，合着歌的調子的，年老的兵士唱了頭節歌，後來和唱者也增多啦，嘉實也用小的聲音，隨着哼呀。最後學會了調子，也參加裡面了。

年老的兵士，更高點聲唱道：

「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出狩吧！出狩吧！

天亮就出狩啦。

越穆阿窟嶺，渡臨津江。

去殺高句麗的兵吧！」

「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既不是想你來的呀！

也不是遊山逛景來的呀！

拿着銳刃的龍泉劍。

爲切斷高句麗王的頭。

捧獻給大王來的呀！」

「啲啲啲呀——啲——」

人生百年如大夢。

從何處來，往何處去？

今天生，明天死。

有人打聽我們在那兒？

告訴北漢山下腐朽的，

松樹根不要探掘吧！

啲啲啲——啲——」

唱着，各個用悲調的聲音，又從頭唱，後來唱完了，大家都靜靜的，看着老年兵士的嘴，年老的兵士，滿臉皺着，亂了的白髮很長的下垂着，還是扭着

肩膀。

『啾啾啾——啾——』

北漢的松林雖然老朽！

告訴不要掘那樹根啾！

不要把睡眠着的頭摧毀啾！

我們若是死了哇，

也像北漢松下的碎骨頭。』

唱歌的時候，從年紀老的兵士黑臉上，兩條淚珠滾落下來，學了返回唱的
一節的兵士們，不能再學哭泣了。

這個時候，很急的從營舍的院庭裏，鳴起非常召集的喇叭，兵士們驚慌了，
然而雖也不曉得因為高句麗軍，乘夜攻入了漢陽城。

嘉實也和別的兵士們一樣，帶起了弓和矢筒，拿出了劍，在營舍的庭中，
數千名的兵士，排成了長列，在前頭有乘着馬，拿着旗的將校，搖着旗對兵士
們號令着說：

『現在高句麗軍，攻擊穆安窟嶺，你們要迎着他們打去，如果高句麗軍被
攻破向北漢山下逃脫就追擊！』

這個時候，一隻飛矢，貫穿了將校所騎的馬的耳朵，數千名的兵『喊呀！
』的起了呼喚聲，迴繞着仁王山麓，向穆安窟嶺跑去。

翌朝，在村裏鷄叫的時候，兵士們到了北漢山麓，高句麗軍，留下了死的
兵士，馬，或受了傷的兵士，退向狼臂城，新羅兵也有二百餘名戰死了，年紀
老的兵士，行方不明了。翌日，嘉實打聽別人，自己探找，到處找這個老年兵
士也不見了。

三

自從在這兒取了陣地十天後，龍春將軍和庚信將軍，親自引率八千大軍入
城來了，新羅的兵士們，鼓起勇氣，這回的進軍！一氣要攻到平廖，然而打仗
不是像他們想的簡單，想着進擊三里，總得退五里的時候也有，又有退出七里
的時候，在漢江和臨津江之間打仗，春去而又來數次了，其間年老而死的，中

矢，被劍刺而死的，或是逃走，或靡逃了而被殺的，兵士們的數目，遂漸行減少，兵士們減少了，就退却幾里，等待救援軍的到來，救援軍到了，又有攻入平壤的勇氣，前進了十里。

後來兵士減少，再退回來，像這樣的風，不分晝夜的返復着，不知到什麼時候，戰爭方完了呢？

說一年以後歸來的嘉實，已經過了三年了，還沒有歸去，從新來的兵士們，打聽故鄉的消息；向故鄉捎信不行，因為有來的人，沒有回去的人，什麼事情也不能辦。

聽說薛氏姑娘家的消息，是在第三年春天的時候，老人是健康，姑娘還靡出嫁，等待着自已歸去。但幾天後，據新來的兵士說，傳說已經和那兩班（上流階級）結婚，在這個秋天，就舉行儀式，嘉實聽了這樣話，心裏很難過，然而多嘴歸去也不知道，所謂什麼事情也靡有辦法，在三年前，由京一塊出發的兵士，減少了一個，減少了兩個，到今天幾乎連一個人也看不見了，自己的生命，也像草葉上的露，什麼時候消失，也不知道，心裏遂為不安，特別是這個

秋天，因為無論新羅，和高句麗，都互相要舉全力打仗，那個時候，任何人也不能活着剩下，據兵士們的話，高句麗有能飛空的將軍，這回，因為那個將軍出來，越法不用想活着送迎明年的春天了。

第三年的九月十五日，攻擊狼臂城的命令下來了，兵士們全都疲勞，故鄉之思，極為深切，雖然打仗的氣力，已為滅殺，因為這回不回家，無論死了，或者活着，這回也完了，所以喫滿了一肚子酒和肉，吹着喇叭，打着太鼓，耀武揚威的飛散着，向狼臂城出發，嘉實以疲憊了的身體，放着弓，一面揮着劍，向前進又向前進着。從狼臂城射來的矢，像雨一般的降來，前進的兵士們，一個人，兩個人的死了，嘉實從死了或者還沒有死吐着血的兵士身上踏過，一心向前進，又向前進着，因為天地被沙塵所覆蓋，前面一點也看不着，天地由一口出聲的樣子，什麼聲音也聽不見，祇聽着：『向前進，向前進！』

『聽！』

在可怕的聲音之下，一隻矢突然刺中嘉實的左腕，嘉實站住，當即拔了矢，狼臂城越法迫近了，從旁邊飛去的矢數也很多，心裏驚惶，一喘氣之間，一隻

矢就刺在右腳上，嘉實叫聲「哎喲」就倒了，嘉實竟用所有的力量拔刺進腳裏的矢，從腕和腳上猛烈的出着血，很可憐的，力氣既沒有了，身體不能動轉，嘉實裂了衣服，用以塞住傷口，像死了的人一般倒着，新羅的兵，「哇！哇！」喊着，從自己的身邊越過，呆視着，過了一會兒，因為有誰抬起自己的腳，睜着眼睛，看見高句麗的兵士兩人，舉着劍，比量着自己，其中的一個人，

「這個混蛋，害活着嗎？」

說着拿腳踢他的腰。

「害活着呢？」

嘉實抬起頭，看那個兵士們回答說，另一個兵，手裏拿着劍，對準了嘉實的胸膛說：

「說這個混蛋，這個新羅人奴才，雖然逃了幾個，可是你們的軍隊全滅啦，這個混蛋也把你刺殺了吧！」

刺着嘉實的胸膛，嘉實說：「稍稍等一等」用手哀求着。

「爲什麼呢？你們和我是敵人，可是我打過你們的父兄嗎？我偷過你們的

牛嗎？互相初次相逢，什麼要殺我呢？我也有年邁的父母，和年輕的妻子，我死了怎麼辦呢？」

他訴說着，另一個兵士，把舉起了劍的兵士的手腕拉住，當時用眼睛做個眼勢說稍等一會兒。

「這個奴才，爲什麼拿着劍，侵入我們國境呢？可是若不是那麼着，也許將拿雞和飯來請請客呢，爲什麼用弓矢殺我國的人，你們新羅人，是不能饒恕的奴才，侵入守着沉默的高句麗來，就這樣把我們引出戰場。」

嘉實現着疑惑的樣子說：

「聽說是你們高句麗，虐待保守沉默的新羅人。」

「誰那麼說的？」

舉起劍的兵士很灼急的說：

「聽俺們的國王說，是新羅的奴才，先惹引的軍。」

嘉實說：

「聽俺們的國王說：是高句麗的奴才不老實了！」

三個人無言，互相的看着臉兒，嘉實使勁的站了起來，因為嗓子乾渴了，就對拿着劍的兵士說：

「我嗓子乾了，給我一點水吧！」

那個兵士，一時到覺無所措了，把兵刃收在鞘裏，從小河裏汲了水來，嘉實心情很舒適的喝了，然後向着那兩個兵：

「你們別殺我吧，雖然因為俺今天一日裏射箭，諒你們方面兵士，也當死幾個人，然而是不願意殺而殺的，領了弓，因為叫射才射的，想你們也同樣吧？你們怎樣想，要把我殺了呢？」

說着把旁邊自己的弓折了說：

「噯！這樣子成了沒有弓的光人了，進入了你們的國。」

兩個兵士默然的相望着。

「怎麼辦呢？讓這個奴才活着嗎？」

「是呀，可是有叫全部殺了的命令呢……」

「那麼就叫他做俘虜吧！」

「對的，俺們把這個奴才，俘虜着走，交給營盤不殺吧……」

然後兩個兵士，就背負着嘉實向營盤的地方走去交給了將軍。

將軍從嘉實的手和臉，看出他不過是個所謂無學的農民，並且也不過是一匹所謂無名的兵卒，另外想了想，也沒有殺的必要，帶到街上，便做奴僕給賣了。

正好某一個年歲老的農夫買了嘉實，乘着牛，帶他到自己的村子去了。

過了幾天以後，受了矢的瘡口，也復元了，嘉實就拿着斧子，出去打柴，砍木棒子，夜裡作繩子和草鞋，起始因為聽說捕來新羅人，來看的人也很多，小孩子們都圍上了說：「新羅人是『唐國的狗』。」看了一看之後知道嘉實也和自己是一樣的人類，在有活伴人之間，互相僱用着。

春天來了，出來擔肥料，耕地，嘉實因為是新羅人，所以慣於做莊稼的事，把主家的旱田，都改成了水田，第二年稻子也多收穫了，老人不拿嘉實當下僕，而和家族一樣的特遇，村裡的人們，全部招呼嘉實，關於農事，有所請教，因為高句麗，不是有戰爭的日子，農事就很等閒了，所以廣大的野原連續

着，莊稼地也不過是在平壤附近。

於是嘉實，不論這個村子，和鄰村的人們，全知道了，沒有不稱頌他良善，有力氣，能幹活，及作水田的事。

三年過去了，嘉實每到秋天，對老人就請求回去，主人說歸去生命很危險，不能歸去的；其實他是想迎為今年已是十六歲的姑娘的夫婿，原來這個老人的兒子兄弟兩個，因為到戰場去，沒有做活的人了，從買嘉實做下僕，家道就富裕了！並且因為嘉實的為人是極淳樸，勤勉，倘如成為女婿，是自己一生了信託，故極力讓他捨了歸回本國的心情。

姑娘也很愛慕嘉實，看見舉起斧子砍木棒子的時候，和積在牛背上柴薪與背負着穀物的時候，姑娘就愛慕嘉實不得說出，嘉實不單有力氣，也有各種智慧和才能，拉鋸啦，引黑線的事情也是好手，至於做鉋，做種種的器具，又自己蓋了起居的房子，給老人和姑娘做鞋，那個鞋體裁正合脚，老人給姑娘塗上柿漆，便不能裂了，又在農事有閒暇的時候，用蘆草編製舖物，作捕魚的機械，打了鮎和小魚，姑娘到前面小河洗了，把這個放入了辣椒煮了，老人就很適

口的吃了。

嘉實雖然一時的工夫，也不休憩，好好的工作，從那老人的家，任什麼也沒有不足的東西，很清潔的在降雪以前，像山似的柴薪，就堆積在這裏，草鞋，繩鞋，各種的在堆積着的鞋，這個秋天，因為聽說姑娘起始編織東西，嘉實整天的在山裏來回走着，探求好的草料做織物，因為這種織物很如在新羅的地方，比較高句麗的構造也好，並便利；此外嘉實為人做種種的東西。他的智慧和材能，使全村裡人們感嘆着，嘉實成了這個村子不能少的人了，不管有什麼事情，婦人乃至小孩都說：『求嘉實吧！』

聽見嘉實工作的村子裡人們，也對作捕鳥的機械和捕魚的機械感覺興味，並且嘉實勤勉的性格，足為村子的人們視作模範，雖然話說的很少，但是，那言語，却是真實的溢露，言行一致，村人不但信認嘉實，而且也很敬畏他。

然而嘉實有一個最大的悲愁，已結白頭之約的人，不知道了消息，何況相會的事，也如同做夢了，對主人幾次請求歸去，然而都不是在一年的活全完了的秋，他決不說出口，到了莊稼事開始的時候，也不能說那樣的話，但是今年

——十九歲時出來，已到了二十五歲的今年，想着怎樣也該回去了，於是在某一天，因為喫完了晚飯，對着老人。

『今年讓我回去吧！』

請求的說着。

老人驚訝的樣子，對着嘉實坐着。

『爲什麼又說起那件事呢？俺現在求您，俺的年紀，已經七十，你若回去，俺怎麼辦呢？』

說着，老人的聲音發顫，流下眼淚。

在旁邊的老婦人也用發顫的聲音說：

『當然啦，老頭和我，成了人的兒子在戰場喪了命。偶然遇到了你，就像親兒子似的，信賴着你？要回去嗎？你要是回去了，我們這老倆口子，到底得怎麼辦呀？那樣的話，快不要再說了吧！埋葬了我們這夫婦以後……』

說着又撫了姑娘的頭說：

『然後帶着這個姑娘，到那兒去都好，你想到那兒都行，這個姑娘也任你

，你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也可放心了！』

姑娘害臊了，後來就從席上站了起來，往那廚房裡去，把裝在巴革箕（裝東西的名子）煮了的栗子拿回來，那個姑娘，把牠放在屋子的中央，又坐在母親的旁邊。

母親：

『啊！嘉實君，請喫栗子吧，捨棄了有這個味的生活到那去？因爲聽說你沒有雙親，可以想我們就是爸爸和媽媽，因爲沒有妻子，就請把這個姑娘作妻子，是我們頂希望的了！』

說着拿栗子遞給嘉實。

『啊！快喫吧！因爲這個是姑娘，給你煮的呢……』

說着拉過姑娘的手，坐在嘉實身旁。

『不是，是給媽媽煮的啲！』

說着姑娘的臉紅了，嘉實剝了栗子的皮，先遞給老頭和婦人，自己也喫着，剝下的皮，在嘉實的手裡搵動。嘉實應該怎麼辦好，也不知道了。不得諒解

，就逃脫的事，也不能做出來，嘉實因為力量強，而愛情更強，愛情強而義理更強，因為愛情強而不能捨棄主人，義理更強，就不能破了和故鄉那個姑娘的盟約，嘉實剝着栗子皮，看着，什麼也不說，老人說：

「嘉實，聽了我們老兩口子的請求吧！那麼我們的心裏，也就可以不再騷動啦！」

老人用手撫嘉實的背，老婦人和姑娘，用着很掛心的眼光，看着嘉實。嘉實像把堅固的心決定了似的，抬起閉口無言的頭，說：

「我也想把您二位做父母一樣，像愛父母似的人，那般的對待父母……」嘉實的聲音，深深感動的顫抖着，嘉實用流着淚的口調又說：

「但是我在六年前，從故鄉出來時……」沈默了一會兒，才拿出勇氣說：

「因為想着冒然的說出，可是靡等能說呢……」把自己爲了代替故鄉那個老人到戰場的事情，和約會在一年後，從戰場回來叫與他的姑娘結婚的事情，都說了，然後又說：

也不是遊山逛景來的呀！
拿着銳利的龍泉劍。

來殺高句麗人來的呀！

啾啾啾呀——啾——
答唱着歌。

年老的兵士，越法高興起來，搖擺着肩膀。

「啾啾啾呀——啾——」
問道新來的兵士呀。

故鄉的山川怎麼樣啦？

二老爺娘怎麼樣啦？

可愛的妻子還好嗎？

啾啾啾呀——啾——

唱着，其他老兵士，也隨着搖着肩膀扭唱着：
「既不想你的呀！」

以前的歌，又返回從頭唱。
從別個屋裡，血色很年輕的兵士們，聽了這個歌聲出來了，屋子裡被兵士佔滿了，還有，裝不了的，也有站在降着雪的外邊的。

唱歌的兵士們，高興達到絕頂，也有站起舞蹈的，也有用手拍着紅的腳掌，合着歌的調子的，年老的兵士唱了頭節歌，後來和唱者也增多啦，嘉實也用小的聲音，隨着哼呀。最後學會了調子，也參加裡面了。

年老的兵士，更高點聲唱道：

「嗚嗚嗚呀——嗚——」

出狩吧！出狩吧！

天亮就出狩啦。

越穆阿窟嶺，渡臨津江。

去殺高句麗的兵吧！」

「嗚嗚嗚呀——嗚——」

既不是想你來的呀！

也不是遊山逛景來的呀！

拿着銳刃的龍泉劍。

爲切斷高句麗王的頭。

捧獻給大王來的呀！」

「嗚嗚嗚呀——嗚——」

人生百年如大夢。

從何處來，往何處去？

今天生，明天死。

有人打聽我們在那兒？

告訴北漢山下腐朽的，

松樹根不要深掘吧！

嗚嗚嗚——嗚——」

唱着，各個用悲調的聲音，又從頭唱，後來唱完了，大家都靜靜的，看着老年兵士的嘴，年老的兵士，滿臉誠着，亂了的白髮很長的下垂着，還是扭着

肩膀。

『啾啾啾——啾——』

北漢的松林雖然老朽！

告訴不要掘那樹根啾！

不要把睡眠着的頭摧毀嘍！

我們若是死了哇，

也像北漢松下的碎骨頭。』

唱歌的時候，從年紀老的兵士黑臉上，兩條淚珠滾落下來，學了返回唱的
一節的兵士們，不能再學哭泣了。

這個時候，很急的從營舍的院庭裏，鳴起非常召集的喇叭，兵士們驚慌了，然而雖也不曉得因為高句麗軍，乘夜攻入了漢陽城。

嘉實也和別的兵士們一樣，帶起了弓和矢筒，拿出了劍，在營舍的庭中，數千名的兵士，排成了長列，在前頭有乘着馬，拿着旗的將校，搖着旗對兵士們號令着說：

『現在高句麗軍，攻擊穆安嶺，你們要迎着他們打去，如果高句麗軍被
攻破向北漢山下逃脫就追擊！』

這個時候，一隻飛矢，貫穿了將校所騎的馬的耳朵，數千名的兵『喊呀！』
的起了呼喚聲，迴繞着仁王山麓，向穆安嶺跑去。

翌朝，在村裏鷄叫的時候，兵士們到了北漢山麓，高句麗軍，留下了死的
兵士，馬，或受了傷的兵士，退向狼臂城，新羅兵也有二百餘名戰死了，年紀
老的兵士，行方不明了。翌日，嘉實打聽別人，自己探找，到處找這個老年兵
士也不見了。

三

自從在這兒取了陣地十天後，龍春將軍和庾信將軍，親自引率八千大軍入
城來了，新羅的兵士們，鼓起勇氣，這回的進軍！一氣要攻到平壤，然而打仗
不是像他們想的簡單，想着進擊三里，總得退五里的時候也有，又有退出七里
的時候，在漢江和臨津江之間打仗，春去而又來數次了，其間年老而死的，中

矢，被劍刺而死的，或是逃走，或靡逃了而被殺的，兵士們的數目，遂漸行減少，兵士們減少了，就退却幾里，等待救援軍的到來，救援軍到了，又有攻入平壤的勇氣，前進了十里。

後來兵士減少，再退回來，像這樣的風，不分晝夜的返復着，不知到什麼時候，戰爭方完了呢？

說一年以後歸來的嘉實，已經過了三年了，還沒有歸去，從新來的兵士們，打聽故鄉的消息；向故鄉捐信不行，因為有來的人，沒有回去的人，什麼事情也不能辦。

聽說華氏姑娘家的消息，是在第三年春天的時候，老人是健康，姑娘還願出嫁，等着自己歸去。但幾天後，據新來的兵士說，傳說已經和那兩班（上流階級）結婚，在這個秋天，就舉行儀式，嘉實聽了這樣話，心裏很難過，然而多階歸去也不知道，所謂什麼事情也願有辦法，在三年前，由京一塊出發的兵士，減少了一個，減少了兩個，到今天幾乎連一個人也看不見了，自己的生命，也像草葉上的露，什麼時候消失，也不知道，心裏遂爲不安，特別是這個

秋天，因爲無論新羅，和高句麗，都互相要舉全力打仗，那個時候，任何人也不能活着剩下，據兵士們的話，高句麗有能飛空的將軍，這回，因爲那個將軍出來，越法不用想活着送迎明年的春天了。

第三年的九月十五日，攻擊狼臂城的命令下來了，兵士們全都疲勞，故鄉之思，極爲深切，雖然打仗的氣力，已爲滅殺，因爲這回不回家，無論死了，或者活着，這回也完了，所以喫滿了一肚子酒和肉，吹着喇叭，打着太鼓，耀武揚威的飛散着，向狼臂城出發，嘉實以疲憊了的身體，放着弓，一面揮着劍，向前進又向前進着。從狼臂城射來的矢，像雨一般的降來，前進的兵士們，一個人，兩個人的死了，嘉實從死了或者還沒有死吐着血的兵士身上踏過，一心向前進，又向前進着，因爲天地被沙塵所覆蓋，前面一點也看不着，天地由一口出聲的樣子，什麼聲音也聽不見，祇聽着：『向前進，向前進！』

『聽！』

在可怕的聲音之下，一隻矢突然刺中嘉實的左腕，嘉實站住，當即拔了矢，狼臂城越法迫近了，從旁邊飛去的矢數也很多，心裏驚惶，一喘氣之間，一隻

矢就刺在右腳上，嘉實叫聲「哎喲」就倒了，嘉實竟用所有的力量拔刺進腳裏的矢，從腕和腳上猛烈的出着血，很可憐的，力氣既沒有了，身體不能動轉，嘉實裂了衣服，用以塞住傷口，像死了的人一般倒着，新羅的兵，「哇！哇！」喊着，從自己的身邊越過，呆視着，過了一會兒，因為有誰抬起自己的腳，睜着眼睛，看見高句麗的兵士兩人，舉着劍，比量着自己，其中的一個人，

「這個混蛋，害活着嗎？」
說着拿脚踢他的腰。

「害活着呢？」

嘉實抬起頭，看那個兵士們回答說，另一個兵，手裏拿着劍，對準了嘉實的胸膛說：

「說這個混蛋，這個新羅人奴才，雖然逃了幾個，可是你們的軍隊全滅啦，這個混蛋也把你刺殺了吧！」

刺着嘉實的胸膛，嘉實說：「稍稍等一等」用手哀求着。

「爲什麼呢？你們和我是敵人，可是我打過你們的父兄嗎？我偷過你們的

牛嗎？互相初次相逢，什麼要殺我呢？我也有年邁的父母，和年輕的妻子，我死了怎麼辦呢？」

他訴說着，另一個兵士，把舉起了劍的兵士的手腕拉住，當時用眼睛做個眼勢說稍等一會兒。

「這個奴才，爲什麼拿着劍，侵入我們國境呢？可是若不是那麼着，也許將拿雞和飯來請請客呢，爲什麼用弓矢殺我國的人，你們新羅人，是不能饒恕的奴才，侵入守着沉默的高句麗來，就這樣把我們引出戰場。」

嘉實現着疑惑的樣子說：

「聽說是你們高句麗，虐待保守沉默的新羅人。」

「誰那麼說的？」

舉起劍的兵士很灼急的說：

「聽俺們的國王說，是新羅的奴才，先惹引的軍。」

嘉實說：

「聽俺們的國王說：是高句麗的奴才不老實了！」

三個人無言，互相的看着險兒，嘉實使勁的站了起來，因為嗓子乾渴了，就對拿着劍的兵士說：

「我嗓子乾了，給我一點水吧！」

那個兵士，一時到覺無所措了，把兵刃收在鞘裏，從小河裏汲了水來，嘉實心情很舒適的喝了，然後向着那兩個兵：

「你們別殺我吧，雖然因為俺今天一日裏射箭，諒你們方面兵士，也當死幾個人，然而是不願意殺而殺的，領了弓，因為叫射才射的，想你們也同樣吧？你們怎樣想，要把我殺了呢？」

說着把旁邊自己的弓折了說：

「噯！這樣子成了沒有弓的光人了，進入了你們的國。」

兩個兵士默然的相望着。

「怎麼辦呢？讓這個奴才活着嗎？」

「是呀，可是有叫全部殺了的命令呢……」

「那麼就叫他做俘虜吧！」

「對的，俺們把這個奴才，俘虜着走，交給營盤不殺吧……」

然後兩個兵士，就背着嘉實向營盤的地方走去交給了將軍。

將軍從嘉實的手和臉，看出他不過是個所謂無學的農民，並且也不過是一匹所謂無名的兵卒，另外想了想，也沒有殺的必要，帶到街上，便做奴僕給賣了。

正好某一個年歲老的農夫買了嘉實，乘着牛，帶他到自己的村子去了。

過了幾天以後，受了矢的瘡口，也復元了，嘉實就拿着斧子，出去打柴，砍木棒子，夜裡作繩子和草鞋，起始因為聽說捕來新羅人，來看的人也很多，小孩子們都圍上了說：「新羅人是「唐國的狗」。」看了一看之後知道嘉實也和自己是一樣的人類，在有活件人之間，互相僱用着。

春天來了，出來擔肥料，耕地，嘉實因為是新羅人，所以慣於做莊稼的事，把主家的旱田，都改成了水田，第二年稻子也多收穫了，老人不拿嘉實當下僕，而和家族一樣待遇，村裡的人們，全部招呼嘉實，關於農事，有所請教，因為高句麗，不是有戰爭的日子，農事就很等閒了，所以廣大的野原連續

着，莊稼地也不過是在平壤附近。

於是嘉實，不論這個村子，和鄉村的人們，全都知道了，沒有不稱頌他良善，有力氣，能幹活，及作水田的事。

三年過去了，嘉實每到秋天，對老人就請求回去，主人說歸去生命很危險，不能歸去的；其實他是想迎為今年已是十六歲的姑娘的夫婿，原來這個老人的兒子兄弟兩個，因為到戰場去，沒有做活的人了，從買嘉實做下僕，家道就富裕了！並且因為嘉實的為人是極淳樸，勤勉，倘如成為女婿，是自己一生得了信託，故極力讓他捨了歸回本國的心情。

姑娘也很愛慕嘉實，看見舉起斧子砍木棒子的時候，和積在牛背上柴薪與背負着穀物的時候，姑娘就愛慕嘉實不得說出，嘉實不單有力氣，也有各種智慧和才能，拉鋸啦，引黑線的事情也是好手，至於做鉋，做種種的器具，又自己蓋了起居的房子，給老人和姑娘做鞋，那個鞋體裁正合腳，老人給姑娘塗上柿漆，便不能裂了，又在農事有閒暇的時候，用蘆草編製鋪物，作捕魚的機械，打了鮓和小魚，姑娘到前面小河洗了，把這個放入了辣椒煮了，老人就很適

口的吃了。

嘉實雖然一時的工夫，也不休憩，好好的工作，從那老人的家，任什麼也沒有不足的東西，很清潔的在降雪以前，像山似的柴薪，就堆積在這裏，草鞋，繩鞋，各種的在堆積着的鞋，這個秋天，因為聽說姑娘起始編織東西，嘉實整天的在山裏來回走着，探求好的草料做織物，因為這種織物很如在新羅的地方，比較高句麗的構造也好，並便利；此外嘉實為人做種種的東西。他的智慧和材能，使合村裡人們感嘆着，嘉實成了這個村子不能少的人了，不管有什麼事情，婦人乃至小孩都說：「求嘉實吧！」

聽見嘉實工作的村子裡人們，也對作捕鳥的機械和捕魚的機械感覺興味，並且嘉實勤勉的性格，足為村子的人們視作模範，雖然話說的很少，但是，那言語，却是真實的溢露，言行一致，村人不但信認嘉實，而且也很敬畏他。

然而嘉實有一個最大的悲愁，已結白頭之約的人，不知道了消息，何況相會的事，也如同做夢了，對主人幾次請求歸去，然而都不是在一年中的活全完了的秋，他決不說出口，到了莊稼事開始的時候，也不能說那樣的話，但是今年

十九歲時出來，已到了二十五歲的今年，想着怎樣也該回去了，於是在某一天，因為喫完了晚飯，對着老人。

『今年讓我回去吧！』
請求的說着。

老人驚訝的樣子，對着嘉實坐着。

『爲什麼又說起那件事呢？俺現在求您，俺的年紀，已經七十，你若回去，俺怎麼辦呢？』

說着，老人的聲音發顫，流下眼淚。

在旁邊的老婦人也用發顫的聲音說：

『當然啦，老頭和我，成了人的兒子在戰場喪了命。偶然遇到了你，就像親兒子似的，信賴着你？要回去嗎？你若是回去了，我們這老倆口子，到底得怎麼辦呀？那樣的話，快不要再說了吧！埋葬了我們這夫婦以後……』

說着又撫了姑娘的頭說：

『然後帶着這個姑娘，到那兒去都好，你想到那兒都行，這個姑娘也任你

，你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也可放心了！』

姑娘害羞了，後來就從席上站了起來，往那廚房裡去，把裝在巴草箕（裝東西的名子）煮了的粟子拿回來，那個姑娘，把牠放在屋子的中央，又坐在母親的旁邊。

母親：

『啊！嘉實君，請喫粟子吧，捨棄了有這個味的生活到那去？因為聽說你沒有雙親，可以想我們就是爸爸和媽媽，因為沒有妻子，就請把這個姑娘作妻子，是我們頂希望的了！』

說着拿粟子遞給嘉實。

『啊！快喫吧！因為這個是姑娘，給你煮的呢……』

說着拉過姑娘的手，坐在嘉實身旁。

『不是，是給媽媽煮的喲！』

說着姑娘的臉紅了，嘉實剝了粟子的皮，先遞給老頭和婦人，自己也喫着，剝下的皮，在嘉實的手裡攪動。嘉實應該怎麼辦好，也不知道了。不得諒解

，就逃脫的事，也不能做出來，嘉實因爲力量強，而愛情更強，愛情強而義理更強，因爲愛情強而不能捨棄主人，義理更強，就不能破了和故鄉那個姑娘的盟約，嘉實剝着栗子皮，看着，什麼也不說，老人說：

「嘉實，聽了我們老兩口子的請求吧！那麼我們的心裏，也就可以不再騷動啦！」

老人用手撫嘉實的背，老婦人和姑娘，用着很掛心的眼光，看着嘉實。

嘉實像把堅固的心決定了似的，抬起閉口無言的頭，說：

「我也想把您二位做父母一樣，像愛父母似的人，那般的對待父母……」

嘉實的聲音，深々感動的顫抖着，嘉實用流着淚的口調又說：

「但是我在六年前，從故鄉出來時……」

沈默了一會兒，才拿出勇氣說：

「因爲想着冒然的說出，可是靡等能說呢……」

把自己爲了代替故鄉那個老人到戰場的事情，和約會在一年後，從戰場回來叫與他的姑娘結婚的事情，都說了，然後又說：

「我爲什麼歡喜到故鄉去？因爲和我有白頭偕老的人，不分晝夜在等待我回去呢！」

話更進一步，從嘉實的眼眶裏落下大粒的淚珠，老夫婦聽了嘉實的話，更讚美嘉實的心腸良善，而落了淚，姑娘也在媽媽的背頭上哭泣着。

老人再撫着嘉實背：

「你是天與的人類，聽了代替他人而選了就死戰場的事情，真是除非偉人不能做出來的事情，古語，在我們祖先的時代，聽說有那樣的人，遇會着像人一樣偉大的人，在我七十歲的一生，這是第一次呢！」

說着滿心贊嘆着。

「我想到爲什麼你平常總是面現憂鬱，而就莫明其妙，然而我想那單單也不過是思想故鄉唄！現在聽了你的話，才明白了！」

說着，打着鼻嚏，

老婦人擦着淚，用低微的聲音說：

「啊……」

臉色越法愁苦，姑娘向外邊飛跑出去，聽着從對面的屋子裏，有着嚶嚶地哭泣聲音。

四

翌日早晨，很早的喫了飯，嘉實將向故國出發了！對那老夫婦行了三次辭儀告別，將離開了六年間很熟習而又很親近的村子，老人把旅費裝在嘉實的行李裡，老婦人拿了包着衣服和煮的雞的袋子，給纏在嘉實的背後，村裡的人們，也把種種東西，或包好的食物，給裝在嘉實的行李裡。

『平安的歸去吧！但願在死前能再會面！』

現着悲哀的面色，說着離別的話，到了村子的河邊。

嘉實對村子的人們，說了各種的客氣話，然而因為離開百餘里，再會面是

很難的事了，就一個人一個人的拉拉手，說了離別的話。臨上渡船的時候，老人站在船旁，握着嘉實的手說：

『平安的歸去吧！我已經老啦，再會面恐怕無望了！你歸去了，那個姑娘若是嫁到別處去！你可再回來吧！從今二年間，我的姑娘，也不能出嫁，每天期待着你的歸來。』

嘉實也含着眼淚答應着。

『是，老伯……』

不忍得撒開相握着的手，哭泣了一會兒，終於船出動了，船頭在『嘿啾！嘿啾！』的哼着，船離開了岸，衝碎了水面，在秋天的河水裏，泛起小波，船向對岸划去了！

嘉實背着臉站着，向着集在離開的土丘上歡送自己的數十名的男女擺手，那些人都都像說平安的回去的樣子，擺手相應，老人呆立在河邊上，遠々的守望，望着走了的嘉實，不時的發出不知說什麼的聲音。

嘉實下了船，又向站在對岸的村人們，擺了一會手，把背負的行李，用木杖擔着，選了因為經霜而枯萎了的草間小徑，向東，復向東，那時又回過頭擺擺手，嘉實到不高的山腰的時候，最後高舉兩手，大聲的招呼：

『再見吧！』
喊了兩三聲，對方也喊了『再見吧！』的聲音，像似山音似的，隱約可以
聽到，嘉實想到了對他有着厚意的老夫婦，向東走，向東走，一路向着故國步
行着……。

(王覺譯載《作風》)